



↑栗建安(右二)与水下考古队员一起清点分析出水瓷器。

↑被奉为日本「国宝」的曜变天目茶碗。

考古专家栗建安 倾听瓷片喃喃细语

文/图
海南日报记者 黄晶

“china”，闻名全球的中国陶瓷，因其沉眠于中西方贸易的航道上，器型、纹饰以中国传统风格为主，又兼具航线沿岸国家特色，由此得名外销瓷。一位考古专家，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，沉醉于中国外销瓷的研究，并在与瓷片相伴的半生缘里，时常奔波于海南与福建之间。

一个偶然注定一生的研究

谁曾想到年逾花甲的中国学者栗建安，年轻时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放过牧，还在西北的车间当过铣工，直到三十而立才开始了自己的外销瓷研究生涯。

“1978年，我还在当工人，记得当时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轰动全国，又恰逢第一次全国统一命题的高考在即，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，把第一志愿填到了厦门大学考古系，就这样我成了78级的大学生。”栗建安自述。

毕业后，栗建安分配到了福建省博物馆工作，起初做的是史前考古，直到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将其研究重点转向了中国陶瓷。

栗建安说，1984年我被单位安排参与福建惠安银厝窑遗址发掘，原本是与一位有经验的同事合作，不料同事因故未能参与，便凭着年轻时的冲劲一个人担纲了此次发掘。

栗建安回忆，那时白天与临时雇用的民工一起下工地干活，晚上一个人住在乡下的石头房，不通电，夜晚漆黑一片。

尽管如此，一个人指挥民工布置探方，清理瓷片，分类登记，撰写考古报告……一个完整的考古发掘到此结束，但却在栗建安的脑海里播下瓷器研究的兴趣种子。

一个猛子扎进南中国海

福建，分布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窑址，有著名的德化窑、漳州窑、建窑，还有众多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窑址，在福建专注陶瓷研究有着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，福建的考古特色由此聚焦陶瓷研究。

“中国外销瓷研究离不开‘海上丝绸之路’，更绕不过航线上南中国海。”时间跨步到1989年，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期培训班开班，栗建安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本土培养的水下考古队员，从此一个猛子扎进海底，沉醉于曼妙的南中国海。

从那以后，海南便时常成为栗建安考古南中国海的“栖所”。可是，每一次踏上这块土地，那些沉睡水中的瓷片便强烈地吸引着他直奔调查现场。无遐游玩，海南的许多旅游胜地至今只是他的“路边风景”。

“2003年，我第一次到更加遥远的南沙群岛做水下文物调查，那片海域散落了数不尽的瓷片，好亲切！”栗建安说，“我一眼就能看出它们的故乡在福建，突然在异地他乡遇到‘家里人’，有种说不出的喜悦，原来几百年前它们就到过这里啊。”这种喜悦，难于言表，但我们知道它发自内心，是从心底深处涌动的陶瓷情结。

栗建安说，总有一些瓷片无法辨认，外销瓷的研究是没有尽头的，或许这就是外销瓷研究的魅力，指引人们不停探索，不停积累。

比如说，被奉为日本“国宝”的曜变天目茶碗，胎、釉极其别致，黑色的碗身上散布着蓝、黄、紫等七色星纹，釉面上又布满斑纹，其周围有彩虹的部分被称为“曜变”，原产地是中国福建建窑，目前仅存三件，均被日本收藏。

栗建安说，至今国内还不曾有曜变天目瓷器的发现，就连一个瓷片都没有报告，历代考古学者对福建建窑做过多次考古发掘，依然毫无所获，究竟这种工艺在国内何时失传，为何失传，何

古往来，有难以计数的中外船只扬帆在浩瀚飘渺的南中国海上，它们带来了中西方贸易的繁荣，融合了世界文明，同时也在漆黑的海底留下了永久的印迹……

陶瓷作为中国古代一项重要发明，从其产生的那天开始，伴随着中外交流，开始向海外传播。

“中国外销瓷研究离不开‘海上丝绸之路’，更绕不过航线上南中国海。”一个考古专家因此结缘中国陶瓷，结缘南海、结缘海南。他就是中国外销瓷专家、福建省考古所所长栗建安。

时传入日本，后人只能猜测，纵使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，人们依然无法复制出曜变天目瓷本身那种古朴的韵味。

但求研究欣赏不搞收藏

研究外销瓷多年，经栗建安之手的珍贵瓷器无数，但他却乐得“过路财神”，从不占为己有。

“上大学时，老师常常教导考古系的学生，不宜收藏，有避嫌之意。”栗建安一直把这句教诲记在心上，只研究欣赏，不搞收藏。

栗建安说，一件瓷器，哪怕是一个瓷片，只要看懂了，就不会忘记，而是永远留在记忆中，这就足够了，不必据为己有。

众所周知，陶瓷考古的研究周期长，从调查、发掘到后期整理、研究，一个步骤都不能少，要有“板凳坐得十年冷，文章不落半句空”的勇气，耐得住寂寞，沉下心来。

栗建安则把陶瓷器研究的过程看成一种享受，尽享研究中的那份宁静，他不觉得研究过程的繁琐，每个阶段哪怕是很小的新发现就能让他欣喜不已，仿佛这不仅仅是工作，更多的是个人兴趣所在。

栗建安说，陶瓷器研究并不枯燥，因为每件陶瓷器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它们或是用来吃饭、或是饮酒、或是装饰品，透过古代陶瓷器，人们不仅了解了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，还能通过造型、纹饰领悟文化内涵，折服于中国古代工匠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完美结合。

不仅如此，外销瓷研究还独具特色，从生产、贸易、消费三方面研究外销瓷，可以探究它的产地、生产状况、技术工艺，也能推测其贸易路线，进而分析当时的消费状况、使用情况。

栗建安举例说，宋代的“军持”就是一种典型的外销瓷，它广泛在东南亚地区使用，类似于中国的执壶，东南亚当地制造多为陶制，中国古代陶工却生产出陶瓷制品，实用性强。外销瓷研究让人们的思想更加开阔，熟悉世界历史。

醉了、迷了，就这样栗建安的半生都与中国陶瓷相伴。

梦想发现一船德化白瓷

中国陶瓷是极具灵性的，它们有自己的语言，但不为众人熟知，只有真正热爱它们的人才能读得懂它们的含义，听得懂那些喃喃细语。

在栗建安的脑际中，中国外销瓷最主要的输出途径是通过海上进行，始于汉晋六朝，发展于隋唐宋元，鼎盛于明清时期，海洋交流区域逐步从东亚岛弧扩展到印度洋两岸，乃至大西洋两岸。

在栗建安的视线里，那些变化莫测的青花瓷，颜色有深有浅，纹饰有的简约有的繁复，但认真体会，那些图案仿佛就是一页历史教科书，寥寥几笔勾画出当时社会概貌，可能是一种祭祀的场景，也可能古人的图腾崇拜，或是当时人们的审美倾向。

再看，那些晶莹剔透的青瓷，犹如静静的湖面，让人心旷神怡，偶尔泛起的圈圈涟漪，恰好与青瓷上淡淡的刻花花纹相吻合。

还有迷倒众人的“中国白”，宁静、柔和、盈润，其中尤以德化白瓷著称，这种透彻的乳白釉让栗建安也禁不住如痴如醉。“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发现整条船的德化白瓷。”在栗建安心里，这不只是一个考古人藏在心中的童话，更是他将沉醉变为动力的职业诉求。

